

美人与匾

ZOUJINGZHI ZHU
MEIRENYUBIAN

邹静之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蝴蝶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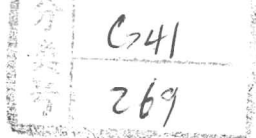
GUOGUOCONG

7

95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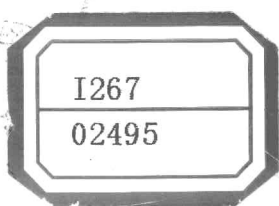
1325737



I267/02495

美人与匾

邹静之 著



重庆师大图书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CS1527237

300944

(内蒙) 新登字 1 号

总号	30044		书号	G41-269 (5)	
书名	美人5通 5.10				
著者	郭静之				
出版处	内蒙古				
借出日期	借阅者	借书证号	还书日期		

登记号

分类号

1. 请爱护书籍
2. 借期已满请即归还
3. 请勿转借与他人
4. 请勿在书上批注圈点污损
5. 如需续借希将书籍带来办理手续

重庆图书馆用品部

内蒙
开本：70
19

IS

目 录

(代序) 寻己录 (代序)	(1)
吃的劣迹	(4)
表	(7)
留下地狱	(10)
白纸	(13)
美人与匾	(16)
影子	(22)
关于安宁	(25)
想起纸	(27)
想起书	(30)
打喷嚏	(33)
做梦	(36)
稻粮千古	(39)
抓周儿	(41)
过年	(43)
谁能把楼房变回树	(46)
断牙	(49)
一棵藤和几片叶	(50)
无力	(54)

自问自答（一）	(57)
自问自答（二）	(59)
偷洒一滴泪	(61)
就自己去	(64)
书中自有	(66)
正午的黑暗	(69)
婚前婚后	(72)
卡通的未来	(74)
老鼠学校	(76)
体育笔记（四则）	(78)
坛子人	(84)
席梦思	(88)
天字的写法	(92)
路戏	(95)
黄伯	(99)
麦客	(102)
庭训	(105)
条幅	(109)
钢琴	(112)
女儿们	(115)
墨环	(117)
六只兔子	(123)
蝥蝥	(126)

1991 年 3 月 2 日下午 3 点的阳光 ...	(128)
清凉五	(131)
幽幽五塔寺.....	(133)
聚会.....	(135)
该怎样.....	(137)
称谓.....	(139)
饿一饿.....	(142)
.....	(144)
拉沙子.....	(146)
装病.....	(148)
想到些人.....	(151)
第一次割麦.....	(156)
风中沙粒.....	(160)
后记.....	(169)

寻己录(代序)

做梦了。梦醒了。天亮了。该起了。梦里的自己，和现在的我有点不一样，那梦中人好像更应该是我。想回去，回不去。

人一多，自己就丢了。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总要站一站。不是问路，想把自己找回来，找回来了也孤单，返身回旅社去听雨。

从小时到现在，说过许多豪言壮语，公开或私下里说过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人。终于没做成，总觉得现在的自己，原本不该这样，或干脆被什么人换了。

除了肉身外，还有很多自己的影子装订成册，走一处便有一影子留下。那日去看花，突然一影子从十年前的玉兰树后移了出来。是我，相对无言。树没变，花没变，春天也没变，人变得陌生了。

参加聚会，认识的人少，不认识的人多，选一角落枯坐。稍后，与一境况相同者攀谈，甚热烈。此时，真的我依旧在角落，更多地看着滔滔

不绝的自己，甚厌之。

常被人借走，妻说：“今日好太阳，随我去商店买袜子。”喏喏。与屋内等我之我，生离三小时。

看旧照片，那人朴实，清纯如身后的蓝天。看久了，两人相拥洒泪，说不上哪个时候更好，哪个时候都会消失。照片先不看了，那个旧我也不愿牵肠挂肚。

女儿将生，在产房外“困守”。突然，哭声大震，是我无疑，隔窗看那小孩也张着眼睛望我。彼此相认。

读《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那江畔人回头看我，一眼的陌生，看得人冷。

独自在雪原上走，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唱，可以沉默，可以自语，可以骂人，可以奔跑，打滚，一下子放许多我出来，像狂欢节的队伍。此时倘远处有人影出现，众我合一，速还原为痴呆状。

除夕，听人放鞭炮，引出去年的我来。一年后的一夜，想不起谁该问，谁该说。不问不说。

用手拿笔，用笔写字，写完了，心里跳出个人来读。说是谎话，怎么自己要对自己说谎？此话问得好。该问谁？

买书不读，或读书时听窗外人语、风语、树语、花语、车语、鬼语、雨语。“啪”受一戒尺——瞌睡将书打在头上。

见一美妇，说看，说不看，做看与不看状。美妇亦做蔑视与不蔑视态。

深夜呆看一颗星，看久了，觉得自己原本很古老，或有前身，风吹衣袂，那人就真靠近了。

发高烧，从悬崖上飘落，惊醒，再飘落，再惊醒。问那人为什么总是演这情景来吓我。说为自身出汗呢，是自己帮自己的一种，倘自己帮不了自己，飘下去就会到底。终于那个字没说。

吃的劣迹

珞巴人吃老鼠，有特殊的捉法，大概像我们冬天在雪地上用筐箩扣麻雀一样。珞巴人把老鼠视为上等美味，贵客到，必有此招待。廖东凡写的《雪域西藏风情录》中，说他做过这样的贵客。鼠吃了，感觉是初怕，后觉味美无比。

我没吃过老鼠，我的食谱极为大众。除五谷杂粮外，还有就是普通的家禽、家兽。我靠这些东西长大，我感激它们，也深深觉得对它们不起（伪善者）。

人选择吃什么，不吃什么，不知依靠的是什么标准。我想第一点该是那物的形象，所谓色香味，色放在前边，便是这道理了（有点像找对象）。看着能吃，好吃，才去吃。美丽温顺的必在大吃大嚼之列。如羊儿、鹿儿、兔儿、鸡、鸽；然后是朴实憨厚的，如猪、牛、鹅、驴、鸭等。形象丑陋的大多没有想到会去吃它，如癞蛤蟆，壁虎，鬣狗，秃鹫；凶猛的也不大会去吃（或惹不起），如鳄鱼、虎、猞猁、狮子。人对食物的选择

实在充满了美学和情感的标准，这使他们不会带着仇恨把天下的老鼠都吃光了。

我吃过最个别的東西，现在想想只有几样。一是小学暑假时，与几位同窗在地下室围猎了一只野猫（原目的不是为吃）。野猫被关进竹筐后，充满悲愤地彻夜高歌，无奈在放走与处死间我们选择了后者。单纯的死是没意义的，于是又找了干柴和铁桶及一把盐。咪咪煮熟了。在检验勇气的最后时刻，有一位同窗懦弱地拒绝了吃这“美味”。我坚定地劝自己吃了一口，现在想起来，猫肉是酸的，吃进肚里，像同时咽进了很多猫毛。回想起来，这次狩猎更多地表现了我们原始求生的本性，像一只成长的雏狼会对屎壳螂感兴趣一样（人实在无异多少）。

再就是我吃过青蛙（谁都吃过），我吃过生的青蛙。1976年由北大荒转插队至河南汝阳，我对喝汤（吃饭的方言称）有了刻骨的认识，常不饱，常饿醒，有时只希望有块肉来充实我。

所住的旧庙前有一莲菜塘，夏夜蛙声阵阵。那蛙反复蹦跳，落进我的空肚上，转瞬又逃离，使肠胃更寂寞地空着。终于，去塘边捉了八九只回来。当地人从没有吃过青蛙，同住的人奇怪地看我。我抑制住渴望，严肃地整治着那些蛙，去头

去肚去皮。除了盐外，没有火也没有锅，我看着那些白嫩的蛙腿，实在不想再摆出做大菜的架式，便蘸着盐末吃起来。我想不起生蛙是什么滋味，总之对当时的我非常合适，我感到满足。

当地人把我吃生蛤蟆的恶举，作为藐视城里人的又一条理由。我有时也因这一劣迹而藐视自己，但我实在无法藐视饥饿。在河南没呆太长时间，否则我也许会让生青蛙这道菜流行起来，如日本的生鱼片那样。

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让我吃过。吃过蚱蜢、蝉、槐花、榆钱儿，这该很寻常了。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将会被我吃。今年去湘西时，店家曾悄声问我：吃不吃娃娃鱼？我断然拒绝，我早已在思想上加入了绿色和平组织。

保不齐还会吃上些奇怪的东西，为了活命，当药吃（龙衣、蝉蜕什么的），不过这种吃法，实在与作美味来欣赏相去甚远了。

我现在对不吃老鼠这一偏见，实在为老鼠感到不公平。干吗不做点宣传，不说为除害，只说为了尝鲜儿这一小小的目的。

表

搜集各式钟表，让它们一起走动，然后在这些声音中睡觉。我想那会不会把心脏搅乱了。电视上看到一老者搜集了很多钟表，那些跳动的秒针要把一堵墙摇塌了。

我不爱听钟表的声音，也不爱看着秒针跳动。桌子上有一个电子钟，每次看书，我都要找块布把它盖上。这样世界就安静多了，眼前的物件也都放松了，做冥想状。

昨天，在报上看到一则笑话：某男死后，其妇说，我这懒丈夫终于能为我做点事了，我将用他的骨灰做沙漏，用来计算时间。我觉得这不可笑，办法挺好。我死了，有人能用我的骨灰做沙漏，我很感激，那像给了我又一次生命。我愿用我的残渣数着时间，直至连残渣都没有的那一天（这专利将属于我，剽窃必咎）。

时间这东西被精确到秒时，人们的生活就显得慌乱起来。男女约会，有一方稍迟，五分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似古人，人约黄昏后，那

“黄昏”有很强的弹性。我一般约会大多提前，也不是什么责任心，我是个急性子，宁可先到去等人，心反而会静。如一路赶来，或迟了一步，便会慌乱之极，把那只表看了又看。

前些天表坏了，有时一抬手是个空腕子，便做逍遥乐。下班后去各书店流连，看日头还高呢！与朋友谈，尽兴方止。一只表坏了，时间似乎就都涣散了，慢慢走，慢慢想，慢慢读书。倘有认真的人责问，说一句“表坏了。”大家都原谅。一个没有表的人，有理由在时间后边走。

不过有时还是被别人腕子上的表吸引去，一看“六点了”，快往回走。途中就想：要是谁都不戴表，岂不惬意。工人上班早晚不管，活干完了走，剩下时间去学裁剪，摆大饼摊，且比在车间喝茶，耗时间强。当然，也有不便处，哪位同志赶火车，没有钟点，到了车站，车刚开一分钟，苦也。表修过了，戴了一上午又不走了，好像故意要我再懒散几天。索性连家里的钟也不看，或中午爬在床上睡觉，或夜半秉烛看书，再不听时间安排，随心。

不想昨天教师节，妻单位发了一只极大极蠢的电子钟，正看书静时，忽听嘀嗒声震脑袋。爬

留下地狱

看见有人拿枪打鸟，我就在心里把他打死一千次，一万次。

前些天，我曾阻止过一个少年人。他当时走了，但是到离我远的树下去放枪。我马上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不能把地狱毁了，天堂可以不要，但地狱该留下来，用来惩罚做坏事的人。

大跃进除四害时，我刚记事儿，每次走进那个充满酱油、芝麻酱、花椒味的副食店，就会看到几张宣传画：蚊子的长脚，苍蝇的眼睛，老鼠的尾巴。我不知麻雀坏在哪儿，在四害那几个字下的麻雀也是一副惊恐朴素的样子。

除四害，我唯一对消灭麻雀有极深的印象。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那是个春天阳光温和的日子)，大人们手里都拿着有颜色的衣服，或锅盆之类的东西。楼顶上，树上，阳台上都站着人。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大人们开始敲打，追逐，或晃衣服。

麻雀们惊恐地飞起，躲上天空。它们飞起就

再找不到地方降落（据说全北京市统一行动）。人们兴奋地敲动那些铁器，想让那些空中的鸟累死。麻雀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它们携家带口地奔逃，在空中旋转，那种飞翔再也看不到平时的节奏，这使它们加快了坠落。

我在一座平台上，看着大人们像守卫阵地样地来回奔跑，没有一寸地方可以供麻雀歇脚。过了不久，空中有麻雀掉下来，咻哩啪啦、像在下鸟的冰雹。鸟们永远不知这是为什么。它们在最后一刻放弃了飞翔，收起翅膀，在土地上摔出一声沉闷的响，那声音使人收紧自己。

有一只鸟落在了我站着的平台上，喘息、张惶，一双眼睛看着我。我没动，也没有去救它，尔后它飞走了，那双眼睛留至今天。

空中坠落的麻雀都被人收走，据说要统计成果，成果当然很大。再后来的日子里就没了鸟叫。

十几年过去了，麻雀没能绝迹。它后来被证明主要吃虫子，在城市中它们吃人类丢弃的垃圾。麻雀受过冤假错案的境遇，几乎灭门。现在我四周的麻雀，肯定有我放走那只的后裔。这些鸟与我的关系很长了。

人类在千方百计地消灭一些东西，如鼠、蚊子等，但那些东西象是越消灭越多。人类想保留